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6.013

智能时代身体技术存续的困境与突围

程斌¹,王兆璟²

(1.玉溪师范学院 发展规划与研究中心,云南 玉溪 653100;

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当今是一个智能技术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使得人类身判和体与技术之间的交融、缠绕与碰撞日益加深。技术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或遮蔽人的身体技术,需要人们对此保持足够的预判和警惕。为此,理性省察人与技术的关系,倡导崇尚身体技术的价值观;重新认识身体、理解身体、认知身体技术的本源;将身体技术教育传承视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应是智能时代身体技术存续的基本路向。

关键词:智能时代;身体;身体技术;传承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6-0100-08

人与技术如影相随,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与演进终究无法回避与技术的缠绕和消解。在人类不同的历史时期,器具技术的突破与使用确实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例如18世纪的工业革命是用机器去替代和加强人类的劳动能力;20世纪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新技术在各种新式武器如坦克、航空技术、原子能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目睹了技术的威力和可怕。如今人类一次次突破技术的前沿,从机器工业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再到机器智能或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进步和加速发展无疑正迅速而全方位地改变着人类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

社会哲学家、技术思想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其《机器的神话》中表达了对现代技术的失望和担忧、对科学技术的严厉批判态度。芒福德将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与人的存在意义、价值和尊严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基于对人性的把握和静观为还原、揭示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可能性^①,相对于弗兰克林把人能制造与使用工具看作人之定义,

芒福德则更倾向于人的理性而非制造,符号的创造和使用更为初始和基本^②。因此,对器具、技术以及智能机器的过分执迷与依赖消解了人类本应追求的生活意义^③。

当前,人类处在技术与自身存在方式的重要调整或重构期,面对技术的挑战是否有足够的驾驭能力来保持和传承人类的身体技术?今天聚焦于技术的非凡成就而炫耀自得,殊不知人类自身的身体技术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危机,或许人类还没有觉察意识到、尚未来得及思考与应对,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能否重新审视及把握身体技术对于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身体技术不仅是教育基本范式,也是人类直接经验主、客观世界的基本方式和手段,引发并生成一种原始的、本体的知觉体悟,而这些身体技术在区分日益技术化世界有着边界意义。为此,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不懈努力,理性省察人与技术的关系,倡导崇尚身体技术的价值观,不因技术的发展而否定身体技术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积极寻找适应人类身体技术发展的解决之道^④。人之发

收稿日期:2020-09-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XTY012)

作者简介:程斌(1967—),男,甘肃平凉人,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①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the Nature of Man". in Carl Mitcham et al ed.,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The Free Press, 1983, p.77.

②吴国盛:《芒福德的技术哲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③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A Harvest/HBJ Book, 1967, p.5.

④肖峰:《人工智能与认识论新问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展在于挖掘自身潜能,实现心灵与身体的和谐统一,追求理性省察的生活意义和自我圆满的至善^①。

一 身体技术概念诠释

研究者对身体技术这一概念的表述、理解、建构与使用体现着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术视野,这主要是由研究者所持的身体理论以及他们将身体置于何种社会图景所决定的。早期研究者关注身体的内在禀赋,如灵巧、力量、奔跑速度等身体技能所达成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社会功效,现代社会更多关注身体与社会权力、器具技术、消费行为等关系。因此,阐释技术身体与身体技术的概念将关系到本研究的深入展开。

法国学者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基于民族志资料和个人亲身经历对人类身体的现象进行界定,提出了“身体技术”的观念。他认为,身体技术是“指一个又一个社会的人们以传统的方式懂得了使用他们自己身体的方法。人的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技术物品,同时也是技术手段,就是他的身体”^②。莫斯对“身体技术”的界定可以归纳为技术性、习得性和有效性3个基本特征。

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在其《技术中的身体》中提出“三个身体”理论,即“物质身体、文化身体、技术身体”^③。伊德的理论认为技术是人的存在表征,人处于符号信息建构的技术场域中而很少被察觉^④。唐·伊德进而指出“技术身体”是安身立命之根本,是实现人主体性展开的可能性与条件^⑤。

皮埃尔·布尔迪厄将身体技术理解为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行为处事中的“惯习”,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一定场域的实践而慢慢养成的一种习性。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则认为身体技术的养成是权力内化的规训结果,反映了特定社会机构对人们身体的控制^⑥。张晓艺在《体育运动中

的身体技术及其反思》中给予身体技术的理解是杂多的肢体动作经由身体的控制而实现具象的体育活动以及日常行动方式的身体文化样态^⑦。

我们暂不讨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身体与文化、器具技术、权利、医学、消费、信息等交织包裹而生成的物质身体、文化身体、技术身体,而只重点讨论人类本己的身体技术在漫长的生命演进过程中,人在生存、生活、劳动等方面经历、积累而有意识使用自己肢体而得以形成、发展、习得与传承下来的诸如走、跑、跳、投、跨越、攀登、滚翻、支撑、悬垂等运动技术。这些身体技术的生成和延展揭示了人类肢体文化表达的本己性特征,在社会生活中人类正是凭借心灵与这些身体技术的统一来不断感觉、经验、认识世界并赋予人类世界的意义,奠定了身体教育、生命教育、体育教育的底层技术。人的本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不断生成的,今天随着智能技术的本质渗透、参与到人的本质构成,身体与技术交互、耦合、共处的边界不清,未来的图景难辨。因此,对身体技术存续的思考就愈发重要,传承身体技术也就永远充满意义,这既是智能时代人类社会的需要,更是体现人类社会对未来发展的一种责任。

二 人类身体观念或身体思想的演进

从历史上看,人类身体观念或身体思想的演进,无论是在东方文化思想或是西方哲学体系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体现出崇尚和突出心的思考与认识,轻视和抑制人的肉体。由此也反映出早期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即渴望认识客观世界,发展身体以外的器具技术来改造世界,在这种迫切向外认知世界的冲动下,人很难关注和理解自己的身体,更谈不上形成和构建系统的身体理论。安德鲁·斯特拉桑在《身体思想》中阐述了西方民族和其他民族千姿百态的身体实践和身体观念,为当今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②马塞尔·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五讲》,林荣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

③Don Ihde. *Bodies in Technolog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④杨庆峰:《物质身体、文化身体与技术身体——唐·伊德的“三个身体”理论之简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⑤徐梅丹:《技术教育中“身体技术”的追寻与生成》,《职业技术教育》2019年第1期。

⑥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6页。

⑦张晓艺:《体育运动中的身体技术及其反思——以跑步运动的本土实践为例》,《体育与科学》2017年第6期。

的视角和观念^①。然而,当人类生存与适应环境能力的提高逐渐摆脱生存的危机与困境,随着人意识的觉醒转而开始审视自己身体的时候,便产生了诸如“我是谁”“我的身体是怎样”等不断追问由此而展开,圣贤哲人对世界本源的思考探索无法回避对身体肉身的回答。

(一) 早期人类神话传说中的身体观念

人类早期无论是古老的爱琴文明还是中国的夏商周文明,各自的神话传说中都充满了人类卓越的天性和不凡的想象力。在那亘古时代,人们对自然现象、人的生死,都感到神秘和难解,感叹于自身的弱小与无助,在他们的心中宇宙万物皆有生命,他们崇拜英雄神灵,展现了人类对身体的崇敬与期盼,给予肉体以尊严和赞美。世界各国的创世神话中,各民族不约而同地认为宇宙自然的产生源于某个主神的身体化身,例如,印度吠陀创世神话中的普鲁沙,中国三国时期徐整所著的《三五历记》中记载的创世神话盘古开天地等,这些创世神话抑或从另外视角回答了世界的本源问题。

(二) 哲学视野中的身体思想演进

1. 西方哲学中身体的二元对立与转向

古希腊哲人对宇宙万物存在的惊讶和其特有的发问方式,开启了人类探索宇宙本源、追问存在、发现知识的精神活动。古希腊哲学家涉及或关注身体问题时是与灵魂、心灵的身、心二元对立以及人的认识能力联系在一起。在《斐多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论证了灵魂不朽,把身体(确切地说是肉身)看作是灵魂在思考、认识、探索存在时的障碍,肉体的冲动、欲望、杂念、情绪、疾病和恐惧等总是不断地打扰或限制心灵的思辨与认识。后来,从巴门尼德开始就竭力否定身体五官的感性认知能力,奥古斯丁在其《论秩序》中指出人与万物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灵魂,但灵魂高于他的肉体,为拯救灵魂就要抵抗肉体的贪婪和诅咒。据此,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以灵魂和肉体的对立关系出发,扬心抑身作为其主流思想得以在不同语境形式下流传,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否认身体感觉经验认识世界获得知识的可靠性,实现了柏拉图以来将心灵理性从身体分

离出来,最终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固定下来,身体被视为心灵探寻真理的障碍而被遮蔽^②。

2. 中国哲学思想中身体的取向

《周易·文言》最早表达“天人合一”的身体思想,人与天地、时节、规律而调合是其善和德,这也是传统文化中身体观念最核心的主题或主轴,一直贯穿于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家身体观或思想可以概括为“弃身、修身、保身”,这对于认识身体具有深远的意义。老子进一步指出三者之关系,弃身是首要和前提,保身是结果和目的,修身是澄明和手段,它们的建构和生成体现了老子的身体观。事实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很难建构出系统而完整的身体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概念,起始就不同于西方哲学中身心二分与对立,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是用整体而非二元对立的视角来认识身体,身体是物质的、能思的、有欲望的,同时把身心的修为视为人生的目标与追求,圣贤的入世、经世、出世之说,虽各有侧重却并非截然分开,亦如知行合一。因此,身心兼修统一于传统文化之中,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统一性的认知方式。

(三) 近现代哲学关于身体的观念与认识

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人文主义思想家从哲学和神学的角度论证了人的崇高价值,但也是借恢复人的尊严、才能和自由反对宗教桎梏。康德对唯理论与经验论的调和,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开启了心灵理智与身体经验的关系。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把身体理解为自然的、质料肉体与形式的、能动的、受限制的存在物。海德格尔基于对哲学史上关于存在问题的研究,指出“此在”的生存是原初和首要意义上的“存在”,只有通过此在的生存,即当下生存的人,其他存在物的存在意义才能被理解。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原初性、本真性的追问,在一定程度上厘清和区分了存在者与存在问题。福柯则沿着尼采的身体思想脉络,力求系统解释身体与社会权力的关系,试图把身体问题带入社会生活多个研究视域。梅洛·庞蒂从现象学原则出发说“我就是我的身体”回归生活世界的本质,即身体存在现象就是主体亦是本质,再一次将身体置于存在哲学的本体论地位。

^①安德鲁·斯特拉桑:《身体思想》,王业伟、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②江怡:《中西哲学身体观之比较及其启示》,《现代哲学》2015年第6期。

(四) 教育视野中的身体教育

关于教育起源问题的研究中,胡德海在《教育学原理》中指出教育起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考察追溯人类最早的教育内容或许是身体教育,史前人类早期所面临最主要、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来,获取食物保全生命则显得尤为重要。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远古时代,人类在采摘食物追逐猎物、躲避抵御猛兽的过程中意识到并使用了自己的身体技术。虽然人类早期仅仅只是具象的且尚不具备复杂抽象的以达到特定目标而运用身体技术,生活实践积累的身体教育内容基本来自简单的生产劳动活动,诸如奔跑追逐野兽,攀爬采摘野果等,据此推断教育活动的原初与展开应该是原始而简单的肢体运动的技术^①,而且这些身体技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成为人类娱乐玩耍、游戏竞技、军事战争的基本技术。周与沉在《身体:思想与修行》中阐明“身体观与‘人的问题’密切相关,自我理解、交互理解和终极理解都离不开身体的维度”^②。

三 智能技术对身体技术存续的挑战

(一) 智能技术的缘起、本质与特征

从技术的缘起考察,原始社会的人以生存为前提来获取占有自然物质,使用自身的力量与四肢动作技术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③。人类原初的技术依赖自己的身体而展开,其本质是自然性和本己性,技术特征则体现为以人的体力和肢体活动能力为基础的方法与手段,技术影响仅限于族群活动的生息繁衍范围。随着人类发明与使用器具技术的能力和水平大幅提高,人类目光从使用自身的体能转向到利用动物畜力和自然界的各种力量再到对机器的使用控制,技术产生由偶发事件到连续的线性发展,如从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到织布机、蒸汽机的发明再到内燃机、电动机、核动力等技术的出现。技术极大地扩大了人类的行动范围,从陆地到海洋、天空,技术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在“知识就是力

量”的鼓噪下,其本质是对客观世界力量的控制,技术特征具有价值性、客体性、跃迁性和累积性等特性,其目的是人类征服自然并试图通过技术成为自然界的掌控者。传统技术是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劳动过程中所掌握的物质手段、方法和知识等各种活动方式的总和。

智能技术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17世纪第一次提出了符号思维的运算问题,直到1950年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阿兰·麦席森·图灵发表了题为《机器能思考吗》的论文,标志着智能技术的开启。研究者基本认同人工智能概念的提法源于1956年美国的达特茅斯会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在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中指出,“人工智能是利用数字计算机或者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其应用系统”。智能技术或人工智能可以理解为能思维的机器,其本质是自控制的、会思维的机器,其技术特征表现为与人类行为日趋同化和同构,其目的是替代人力在各个社会生产领域的劳动,其影响不仅是社会生产方面,而是直指人类的存在方式^④。

毫无疑问,传统技术时代,人类借助技术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技术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技术在极大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交通事故、环境污染、战争威胁等,但人类面对传统技术时仍然保持心理优势与控制优势。然而,人工智能催生下的智能技术给人类描绘了一个无限可能的生活场景,甚至于无法去想象人类未来的存在方式。智能技术不仅加速改变着自然世界,同时也改变着人类自身,人与技术的关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度渗透、缠绕和互构,智能技术深刻影响着人类的主体结构、思维方式、生理机能、心理状态。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两难选择与困境,正如海德格尔于1953年在慕尼黑理工学院演讲《技术的追问》中指出,技术不仅仅是合乎人的目的与手段,技术同

①陈光华:《双墩史前身体教育: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个典型案例》,《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8期。

②周瑾:《神圣的容器——婆罗门教/印度教的身体观》,《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3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④陈爱华:《技术的德性解读》,《湖湘论坛》2019年第5期。

时也是一种解蔽方式,其本质是存在得以显现。维护身体技术就是对人存在的解蔽以及人的主体性的显现。因此,人类面对智能技术的发展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紧张和不安,人类能否把握与控制智能技术的走向,至少在目前看尚不明朗化。

但且不论智能技术对人类诸如生存价值、生活意义、社会伦理等方面影响的利弊研判,本文只就人处于世和外部世界交往所依仗的身体技术面对智能技术不断消解和挑战进行分析。恰如“庖丁解牛”和“津人操舟”的寓言故事,言说的是哲人庄子关注与思考的不是技术本身的发展,而是技术的社会功用,对人自身的影响。智能技术渐行渐至如“灰犀牛”现象,其挑战的不仅是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将再次挑战人的身心关系,特别是物质的身体与其技术存在的目的、本质、形式及意义^①。

(二) 智能技术将异化身体技术存在的本质

身体技术的存在和拓展是人类维持生命和劳动生产的需要,其本质是以身体的自然力和运动方式为本己性。身体技术长期存在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宗教祭祀、军事斗争、教育活动、体育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之中,人类凭借着本己的身体技术改造了主客观世界,实现了从自然的人到社会人再到精神的人转向。随着智能技术迅速而彻底地改变着人类世界已有的图景,智能技术应用的广泛性、深刻性和过度性将异化身体技术存在的本质,即消解人的自然力与身体技术的本己性。换言之,滋生出人类不再以使用自己身体技术为荣的危险,身体技术的无用论或将再次成为人类轻视身体的借口。同样值得警醒的是,随着社会生活的高度智能技术化,未来的新人亦或体验使用自己的身体技术的机会很少,身体技术将会被异化为极少数人的一种特殊技能。人类对智能技术的过度使用和依赖,从起初的得心应手到最后被逐渐控制与敬畏,其最终导致的结果会是身体技术与智能技术趋向于本质同构、效用一致,亦即身体技术的智能技术化。

(三) 智能技术将遮蔽身体技术存在的基本形式

随着智能技术持续深度融入、建构在人的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智能技术的无限延伸替代

了人类大部分的肢体运动,身体技术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窄化,将会导致身体技术在现实社会活动中被悬置与遮蔽,身体技术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的“媒介”已不再重要,身体技术在省力、便捷、舒适的智能技术环境中被弱化和遗弃。值得人类省察的是,智能技术在悄然消解和弱化人们对身体技术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观念,智能技术对人类身体技术的威胁不仅是遮蔽,还将使其弱化、退化甚至遗失。今天身体技术使用范围的缩小,将会导致人类同质化的生活方式,并丧失依靠身体技术认识、感知世界方式的丰富性。

(四) 智能技术将挑战身体技术存在价值与意义

智能技术无限的延伸和扩展将使人类的身体技术陷入本底性,即使身体技术已成为“多余”。显而易见,今天智能手机已经占据了大部分青少年乃至成年人的闲暇时间,便捷的交通工具替代了人的腿脚,智能机器人替代了繁重危险的工作。智能技术虽然极大地替代了人的身体劳动,但是却又用另外一种方式占据了人的闲暇时间,如果就此发展下去,人类只能受困于智能技术的牢笼,成为一个只会动脑的精灵,这无疑将颠覆人类身体技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挑战人的尊严,割裂人与自然的关系,智能技术让人沉溺于其中,而忘却四季更迭、节序如流,心灵受困。人类正是通过身体技术与外部世界互动而显现自身的存在,揭示其生命存在的意义,感觉、知觉和理解这个世界才成为可能。身体技术存在的意义体现在人类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技术事故等危急情形下,是保全生命、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和依靠。

(五) 智能技术将撼动体育文化的根基

体育文化的形成与演进源于身体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大众体育、休闲体育等基于身体技术,不断演绎发展而成为复杂的身体技术组合。人类体育文化最初展现的就是本己的、纯粹的身体技术,如奔跑、跳跃、滚翻、攀爬等,古代人们崇尚英雄、勇士,即崇拜他们超凡的身体力量和身体技术能力。随着智能技术与竞技体育深度融合,借以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体育比赛条件,而一旦无视智能技术渗透并造成身体技

^①张今杰:《“奇点”是否终将来临?——从“人性”的观点看人工智能的崛起》,《求索》2018年第5期。

术与体育运动的断裂,其结果就会改变人们对体育比赛不确定性的预期,致使参赛者更痴迷、攀附智能技术的指导与规训,而对人类的运动智慧、比赛意志、体育精神产生怀疑,体育竞技演绎到最后,运动员可能成为场外智能技术操纵的替身和傀儡。《庄子·天地篇》中“丈人圃畦”的故事指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四 身体技术传承如何回应智能时代的挑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2 年发布的富尔报告,就已经警醒人们对技术过度痴迷和依赖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并将抵御这种危险的责任落在教育上。教育就其本质、功能、目标、手段上讲都有肩负起这一挑战的责任和使命。今天教育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承担为一个尚未清晰把握与认知的社会培养新人的任务,传承身体技术就是让未来的新人能更好地进入未来的社会,完善个性、练就体魄、发展心智、理解世界、追求幸福生活。面对技术的挑战和人类身体技术传承的紧迫性,教育必须做出明确而有力的时代回应,彻底扭转唯逻辑思维知识传授至上,轻视实践性经验技能知识传授,或是以当下有用与无用来选择知识的传授,教育就是要培养塑造德、智、体、美、劳至真至善的人^①。

(一) 正视身体技术传承就是人类对自身权利与尊严的回应

身体观念或身体问题始终是哲学中一个被关注的话题,如果没有身体观念的哲学思辨就不会有体育教育观念的产生和身体教育,也就没有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身体技术传承的重视。身体技术传承就是回应“现代性为基础构架的技术社会中的主奴、不均衡性、目的与工具三重逻辑悖逆技术社会”^②中确保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只有正视身体技术教育才能真正回到原初意义上的身体教育和生命教育。身体技术的教育与传承也是

防止和回应现代技术社会发展过程中偶发的技术失真与失范,身体技术作为身体教育与体育运动的本底技术理应得到呵护与坚守。

(二) 身体技术传承是面向人类共同利益的教育

身体技术本身与理解、习得、使用这些身体技能的自然环境、生产力状况、社会发展、技术水平等背景条件密不可分。身体技术作为人类的共同利益,面对未知社会的种种可能性,学习并拥有和传承身体技术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人类的共同责任和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教育和知识视为全球共同利益”^③,将有助于身体技术在快速变化的智能技术时代协调为一项人类社会有意识的集体努力学习传承之目的,学习获取身体技术以及为什么,在何时、何地及如何使用这些身体技术,是人类与技术、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

(三) 坚持人文主义教育观使身体技术摆脱传承的困境

21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价值追求在于“维护和增强个人在其他人和自然面前的尊严、能力和福祉”^④。人文主义教育观视野下的身体技术传承不仅重视这种技能的获取,还因其关乎到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正是在技术时代实现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的必要条件。人文主义方法让身体技术传承得以超越技术发展的去主体化现象和功利主义倾向,更加注重调和把握人与技术的关系,构建包容性和不会产生排斥及边缘化的身体技术教育。世卫组织倡导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建议人们以更加积极、包容、开放的态度参与身体活动,增进身体活动能力,创建更加健康及充满活力的人类社会。

(四)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应突出身体技术教育的价值意义

学科核心素养是 21 世纪全球基础课程改革的产物,其中体育学科核心素养认知与研究的经验表明,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关注点在体育课程的“核心技能”“认知能力”“态度与行为”“多样

^①冯建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理据与策略》,《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②张成岗:《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风险挑战与秩序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18 年第 5 期。

^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8 页。

^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2 页。

化选择”“关键能力”等,其逻辑指向是课程学习所要达到的结果并非反映身体教育的本真性与终极人文关怀,即认识自己的身体技术(尝试体验)、使用自己的身体技术(玩耍游戏)、理解自己的身体技术(学会生存)、珍惜自己的身体技术(健康生活)。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必须体现出身体技术的底层特征,身体技术是学校体育、竞技体育、身体教育、生命教育、户外运动得以展开的可能与基础,掌握并懂得它是保全个体生命的最后保护屏障。

(五) 劳动教育课程——身体技术的必要路径

智能时代面对技术控制的不确定性,迫使教育者不得不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劳动教育问题,特别是关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①。广义的社会劳动是最好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劳动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价值,劳动使人猿有别,人之为成人成为可能,劳动的产生使人之间发生关系进而组成社会,并由此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俄国教育学家乌申斯基更是强调劳动的意义,人通过劳动维持生命、运用理性、创造工具、认识世界,又因劳动而实现身体、精神及道德上的完善。人正是凭借劳动超越了动物,第一次使用了自己的身体技术,即这些身体技术的使用不是出于动物本能,而是有目的、有组合、与工具结合的创造性运用,才使劳动得以实现。因此,身体技术发展和教育的必要路径之一就是劳动教育的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出发构建符合新时代教育理念的身体技术课程。

五 智能时代身体技术发展的路径

(一) 强化具身认知体验,创设丰富的学习场景

发端于现象学和发展心理学的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及身体经验对认知活动的积极影响。因此,在发展身体技术特别是徒手的身體技术时,强调身体运动过程中的经验积累,重视具身认知和完整感知练习的重要性,力求创设丰富的生活学习场景,使练习者体验在不同场景中合理选择及运用各项身体技术的能力。例如,在让练习者学习走与跑的身体技术过程中,如何学会区分日

常生活中的走和跑与体育运动中该技术运用的不同,就是要在尽可能真实的学习情境中,发挥具身认知的优势,使学习者感受、比较、理解、掌握走和跑在不同情境中的合理使用。

(二) 突出身体技术的本底性,筑牢体育教育的根基

剔除遮蔽就是揭示被智能技术包裹、被竞技体育项目包裹、被社会生活包裹下的身体技术,使身体技术显现出人最本底性的技术。身体技术作为最原初的技术同样历经了从初级到高级的演绎并先于器具技术而存在,是人类社会生活得以展开的基础和技术手段的存在。因此,无论是社会生活中被规训的肢体动作还是被竞技体育项目高度组合、串联和复杂化的运动技术,其存在与生成的底层技术就是人类最早获得的走、跑、跳、投、支撑、悬垂、滚翻、攀登、爬越等身体技术。学校体育特别是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融入身体技术教育则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关系到学生体育技能、健身锻炼方法的掌握以及终身体育行为的养成。

(三) 加强生活实践,重视默会学习

在身体技术教育中,领会并运用身体默会学习的特点,充分利用学生校外生活学习的实践场景加强身体技术使用体验的频率。例如优秀的射击运动员,在其射击时并非在用眼睛瞄准靶心,其运用身体技术捕捉靶心的超视距能力却难以言表,其综合运用身体技术的过程和内在逻辑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这犹如庖丁解牛和吕梁丈夫蹈水一样是经过长期的技术练习而内化于身的结果。身体技术的掌握仅靠语言描述、直观示范是不能被习得的,必须以巴普洛夫经典性条件反射和斯金纳操作性条件反射为基础,使练习者在学校、社区、日常生活中长期实践并合理使用身体技术。

(四) 借助外部器物,发展身体技术

智能技术时代,人类如何认识并使用自己的身体,将意味着人与外部器具技术交汇时所展现的何种身体技术,特别是需要借助外部器物得以实现的身体技术,例如支撑、悬垂、攀爬等身体技术。身体技术传承都是以肉体躯干为载体,由于学习者所处生活环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习者这类身体技术练习以及使用条件场景被限制和窄化,故为使某些关键身体技术细节不被忽

^①潘文轩:《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多重影响及应对措施》,《湖湘论坛》2018年第4期。

略和遗忘,需要从“器具技术”的角度去理解身体性,重视身体在与器具接触时的感觉和经验,关注“器具技术”在身体上的痕迹烙印及意义生成。

结语

人类认识自己的身体技术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且反复的过程,从神话传说中的身体崇拜,到古希腊哲学的身体抛弃,再到宗教神学的身体桎梏,最后到现代哲学的身心统一性。身体与身体技术观念的历次转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探求世界本源、追求知识、揭示存在的过程,体现了身体问题的历久弥新与时代境域。人在解决与他人或与客观世界的相关问题时,并非仅仅依靠思维也需要身体处世的内在经验^①,这就意味着,人类一旦远离了以身体技术与外部世界的勾连,也就无法真正感知、理解、认知这个世界。因此,康德认为人的理性和感性能力都是重要的,“人类的一切知识必须起源于经验,离开了经验就没有知

识”^②。人类自认识世界起,便依靠身体技术与外部环境发生交互作用,身体技术在自身意识的唤醒与自我意识的生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预见的将来,智能技术与身体技术的发展关系是此消彼长还是相得益彰,将考验人类的智慧。重新认识身体、理解身体、使用身体技术实现和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完整人,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承载健康的心智,而且懂得并激发身体的潜能,又能敬畏和练习自我的身体技术。现象学主张回到事情本身,这无疑为身体技术教育提供了新的思想,从现象学出发,身体技术教育就是回到身体本身,回到身体技术使用的初始情景。辩证理解与处理好身体与技术的关系,使器具技术成为身体技术学习的有效保障,成为创设、改善和丰富身体技术学习条件的有力支撑。秉承人文主义教育观将身体技术的教育传承视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将身体技术教育体现在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和劳动技术教育课程中,以真正实现身体技术教育回归身体本源。

On the Dilemma and Survival of Inheritance of Body Technique in the Intelligence Age

CHENG Bin¹ & WANG Zhao-jing²

(1. Development Planning & Researching Center,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653100,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Northwest Ethnic Groups,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human beings are faced with a world in which intelligent technique is increasingly dominant.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especially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making human body increasingly blend, interact and conflict with technology. To what extent technology can cover or affect body technique requires that people remain vigilant and predictable. Therefore, one should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technique rationally, advocating the values of respecting body technique and re-knowing,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zing the origin of body technique. Considering the inheritance of body technique education as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ll mankind is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e survival of body technique in the intelligence age.

Key words: intelligent age; body; body technique; inheritance

(责任校对 朱春花)

^①Rolf Pfeifer et al. *Understanding Intelligence*, MIT Press, 1999, p.23.

^②张刚要,李艺:《论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哲学性”》,《电化教育研究》2019年第8期。